

山影奔腾

张锐锋



这是古代书法家怀素曾来过的雁荡山，他是不是发现了自己的狂草原型？山势蜿蜒、山峰飞动、连峰奔呼、草木飞扬、飞瀑流畅、流水喧哗、奇石迭出，这不是他所追求的自由吗？这不是他所向往的狂放不羁吗？这是旅行家沈括曾来过的雁荡山，他发现了深藏不露的奇峰，发现了飞奔的河流，发现了万山回应自己的声音——雁荡经行云漠漠，龙湫宴坐雨蒙蒙，瞰望大海而背靠大地，山巅的雁湖芦苇丛生。诗人谢灵运不曾见过的奇山奇景，沈括看见了。谷中大水冲激而沙土尽去，唯有巨石岿然挺立，他的目光里，无论是大小龙湫，还是水帘初月，无论是水窟之穴还是高岩峭壁，都被深谷林莽遮蔽，古人不曾看见的，他看见了。他是一个真正的观赏大自然的美学家，是一个用双眼扫视大自然的伟大旅行家，一个在大自然中独享自由的人。有大自然的美景相伴，还有什么寂寞和孤独？还有什么惆怅和烦闷？

这是清代思想家黄宗羲曾来过的雁荡山。他思考土地和税赋，思考朝代的兴衰，思考历史和地理，也思考天文历算和教育，却在这里找到了置身于世外桃源的人生理想。盈天地皆心也，他意识到大自然和人心性之间的联系。他写道：千峰瀑底挂残灯，雾障云封不计层，咒梵模糊昏课毕，乱敲铜钵迎归僧。他看着瀑布和残灯，云雾挡住了远眺的视线，晚间的佛课已经完毕，归去的僧众敲打着铜钵，这是一种怎样超然的生活！然而这样的生活不能代替世间的生活，真正的生活仍需要思考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人间的一切似乎变得遥远和渺茫，而大自然给予的启示录却将转化为人间的智慧和思想的源泉。

这是无数人走过的雁荡山。它意味着地球演化和漫长历史的在场，包含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中国近代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精于文辞，以文言文意译域外小说著称于世。他还是一位山水画家，其画作精细灵秀而美趣淋漓。他在《记雁宕三绝》中以一个画家的细腻观察记录了他眼中的雁荡山。他用古色古香

的文辞写下了雁荡山的惊险和雄浑，他笔下的雁荡山乃是绝壁四合、天地纯绿的雁荡山，是空立而隆、危云积雨、行客惊骇、万竹梗道而不知所穷的雁荡山，是连云叠嶂、涧水寒碧、石亭久圯的雁荡山。而同样的景观在思想家和政治家康有为看来，则有另一番趣味。他毕竟有着更大的视野架构，先历数自己所见的印度的须弥山、美国的洛基山以及欧洲的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等山岳，然后将雁荡山放到了世界山景的坐标系中，以作比较认定。他的结论是——上则群峰峭壁，与青天白云相摩。耳不绝于奔泉之声，目相接于奇石之色，丘壑之美，以吾足迹所到，全球无比，奚独中国也。而另一位著名学者、教育家蔡元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——域中山岳之至奇者，尽于此矣！

1934年4月，教育家黄炎培从天台经临海到海门，坐长途汽车行半小时到黄岩的路桥，又乘坐汽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程抵达温岭的大溪，还要坐轿3个小时到乐清的大荆。他夜宿大荆，第二天经灵峰到灵岩寺，接着经马鞍岭观看大龙湫……他写下了一副对联：未必道可道，来寻山外山。这一对联说出了山与道的联系，也许没有道可以说出，但却可以找到山外山。因为山外有山的景象说出了变化和无穷，那么真正的道也在这变化和无穷之中。许多山看起来相似，但却有着各种差别。没有完全一样的山，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甚至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。当黄炎培用对联说出自己的感悟时，就已经告诉我们，宇宙的道也许就在我们眼前的山影中，尤其是雁荡山梦幻般的变化和静止、蜿蜒和精微、沉重与飘逸、风轻云淡和草木浩荡、单一和无穷、危石悬空和巧妙的平衡稳定，已经是道的显形。老子说水接近于道，而山又何其不是道的化身？

对才华横溢的现代作家郁达夫来说，印象最深的乃是雁荡山的秋月：“海水似的月光，月光下只是同神话中的巨人似的石壁，天色苍苍，只余一线，四周岑寂，远远地也听得见些断续的人声。奇异，神秘，幽寂，诡怪，当时的

一种感觉，我真不知道用些什么字才能形容得出！起初我以为还在连续做着梦，这些月光，这些山影，仍旧是梦里畸形；但摸着石栏，看着那枝谁也要被它威胁吓倒的天柱石峰与峰头的一片残月，觉得又太明晰，太正确，绝不是梦里的神情……”是的，郁达夫如痴如醉地望着雁荡山的秋月，在露台上对着月光峰影，坐到了天明，坐到了日出。这一切，符合他的性格和气质，符合他的柔弱和刚强，符合他的忧郁和惆怅，也符合他面对大自然的心境。那么漫长的夜晚，那么寂寞的月光，他究竟对自己说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人独自与世界的对话，是自我的发现和重新理解，是一次被月光的完全洗涤，是一次与月亮的邂逅与重逢。平原上的秋月和山间的秋月是不同的，河边的秋月和乡村的秋月也不相同，林中的秋月和荒沙中的秋月有着更大的差异，同一轮秋月，在我们的眼里望去，将有完全不同的诗意和寓意。而当时的雁荡山的秋月，乃是郁达夫的秋月，他心中的秋月和雁荡山的秋月完全重合了。

他在白天看见的，是大龙湫的壮丽——一幅珍珠帘，至上至地，有三四千丈高，百余尺阔……立在与日斜射之处，无论何时都可以看得出一道虹影。凉风的飒爽，潭水的清澈，和四围山岭的重叠，是当然的事情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见了瀑布近旁的摩崖石刻，但没有一幅刻字题铭可以写出大龙湫的真景。是的，这样的瑰丽和生动，这样的雄浑和壮观，这样的变幻和震慑，什么样的诗句和语词可以概括和表达呢？但这些摩崖石刻，毕竟代表了前人的观感，毕竟代表了一段消逝的时光，毕竟在追寻前人心不朽的渴念。这是历史光阴的雕刻，是文人面孔的镶嵌，是诗情突然爆发中显现的灵感，然而这又怎能替代高山流水的真景？这时，他也和这瀑布所伴随的幽深的历史场景融为一体，和这瀑布旁边的铭刻融为一体，和高处落下的流水融为一体，感受到了瞬间的永恒。

正如张大千的推断，雁荡山起源于几亿年前的地质变迁。那时，洪荒时代的巨变呼啸而起，海潮推起了一个个巨浪，雷霆在咆哮，闪电一次次从高空可攀的天穹贯穿了乌云，地火从岩层中突然升起，浓烟和火焰笼罩了大地，暴雨和飓风交相摩擦，漫长的时间沉浸于暗夜，星月晦暗，大地在翻天覆地的痛苦中叫喊，冰川在凝结，在消融，在运动，在漂移，河流在溶蚀，在冲刷，在奔腾。火焰在冷却，在冷凝，在重新提炼。岩石在形成，在崩解，在重新组合。一场颠覆乾坤、伴随着阵痛的孕育和自我改造，席卷了世界。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几亿年后诞生的人类，为拥有灵魂的人类预备浩渺纷繁、山影变换和奇峰迭起的视觉盛宴。而尚未出现的诗人、画家、旅行家、游客、农夫、樵夫和所有对雁荡山的渴望者，在遥远时光的另一端，耐心地等待。



原来儿子从部队回来探亲了。她眯着眼睛，仔细按压一遍，判断是断裂，应该是出厂残品，表示粘了也穿不了几天。鞋子原封不动被“退”了回来。我有些半信半疑，拍照给客服，客服答应退货，收到后验货发现的确是质量问题。我不禁对阿姨刮目相看，活儿好，技术高，信得过。后来，听母亲说，阿姨的儿子进了军校，出来后当了士官，家里生活条件也好了，但阿姨执意坚持出摊。“这个手艺是老爹传下来的，我天天干着心里不慌张。不靠它吃饭，靠它解个闷吧。”她缓缓地说道。社会变迁，潮流更迭，阿姨修鞋却还是原来的老价格，这么多年来没涨过价。有人觉得她白忙活，她的口头禅是：“人啊，活这一辈子，不能光为了挣钱，得有个乐趣，你说吧。”一字一句，皆是哲理。

《红楼梦》里曾写到晴雯抱病补裘的动人场景：“补两针，又看看，织补两针，又端详端详……”晴雯补的是衣服，修复的是人心和人性，这正是文学家曹雪芹的警示之笔。同样的，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修鞋，亦是修补美好生活，让人内心世界变得更加丰盈。由此，我对修鞋匠人更加敬畏了。

一过大寒，举目望去，果然一切都披上了银装。天寒地冻、滴水成冰的日子毫无量地就横在眼前。这次的冬季，德国家家户户都必须节省能源，连电视台的新闻播报员也一改往日开领裙装的打扮，穿上了一件高领毛衣加西装外套，似乎在暗示播报间的温度维持在政府规定的19度。

而我却一下子想起了围在父母身边吃火锅的情景。那时候的羊肉火锅仅仅就着菠菜、白菜和粉丝，就在炭火的滋滋声中吃得惬意，暖得开心。同时，当脑海里出现这一幕时，我还会觉得自己是在故宫里走着，长城上站着，冰糖葫芦啃着。

这就是来自家乡的记忆带给我的安慰和快乐。冬天的夜晚，我总是披上母亲留下来的毛衣，坐在被窝里等待睡意来临。

都说女儿是父母的“小棉袄”。当父母不在后，才发现他们是给自己挡风御寒的“大棉袄”。

记得有一次，母亲带我去看电影。在进入电影院前，她带我拆开两条厚厚的蓝色大棉帘子，走入一家食品公司。那里面到处都是各种吃的。我跟着母亲走到熟食柜台前，看着她买了一小包熟的方腿肉，也就是德国香肠店里煮熟的猪后腿肉。母亲把这一小包肉放在包里后，带着我又穿过那两条厚厚的蓝色大棉帘子，走进对面的电影院。

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时，母亲就拿出那包方腿肉和我一起吃。我已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片，但那粉红的颜色和香咸的味道就此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好像只有那一次的方腿肉，才是我后来一直认定的真正意义上的方腿肉了。

还有红肠，也是母亲会在带我看电影之前替我买的。那种斜切的有着一圈可以吃下去的红色肠衣的香肠，我后来在德国一直没找到过。

找不到也好，这就可以成为母亲留给我的一个小秘密了。后来再回到国内时，我也曾特意去熟食店买红肠吃，却觉得口感和在母亲身边时吃到的不一样。这就有点奇怪了，难道母亲是有磁场的，她的磁场会改变食物的口感？

失去母亲后，没想到生活赐予我的“小棉袄”，在一个个冬天的来来去去里长大，并开始给我御寒保暖了。

有一次女儿打电话告诉我说了个新床给我。过几天就带了男朋友回家都我帮她哥哥留下的高床给拆了，让我在新床上睡觉。原因是随着年龄增长和吃药的关系，我的睡眠变短变差了。加上外子的呼噜声随着年老而变得厉害起来，每每睡到半夜被他的呼噜声吵醒，我就不得不趁着起夜的机会，换到儿子的房间里才能很快睡着。

女儿住的房间已经没有床了。她当时搬家时把自己的单人床带走了。儿子房间里还有张大床，可惜是个要爬楼梯的高床。年近60岁的我，半夜爬楼梯实在不方便，于是我就在大床边上了个夏天花园里用的凉榻，在榻上铺了两层被褥、两层毛毯当床垫，凑合着继续做两之梦。

但是凉榻到底是凉榻，冬天总还是觉得腰下冷飕飕的。于是我又拿出澳大利亚的哥哥送给我的一张老羊皮，垫在身下，如此是真的一点都不冷了。老羊皮毕竟是非常厚的皮褥子，十分保暖，躺在上面才突然明白为啥东北人都喜欢在炕上铺皮毛了。

如此睡了一小阵就被回家来看望我们的女儿看在眼里了。小小的人儿，当时还是个医学学生，就自作主张替我换床了。我听了自是高兴，凉榻硬硬，铺再多的被褥也和床垫不能比。

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周末，女儿和她的男朋友吃过午饭便开始拆凉榻，卸高床，当然还外带吸尘和大扫除。并且还非要我插一点手，我只能在厨房替他们烧饭和准备咖啡。

他们一个下午就将房间腾空，并将新的双人床也搭建起来。第二天吃过早餐后，继续整理杂物。

晚上我和外子一起躺在新床上，看着变了样的房间觉得很新奇。

外子说：“今天我们扔了很多东西。”

我说：“感觉很不错吧？”他和我一起笑了。

有件“小棉袄”，感觉真的很不错。此时此刻，我分外想念自己的母亲，当她在世的时候，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。大学毕业3年后我就出国了，刚刚能够自立的我无暇顾及母亲就远去他乡，每每想起总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。虽然后来彼此也有探亲的机会，但是一两个月的短暂相聚又如何比得上日日在一起的时光。转眼又到冬至。似乎冬天的皑皑白雪和阵阵寒意，是专门让人用来思念亲人所给予的温暖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自然是希望能够继续陪伴在父母身边。比如让我也有一次机会给他们换一张更舒适的床，或者下一锅饺子、炸一盘春卷也好，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团聚，再一次一起吃上一顿饭，再一次彼此微笑着相对而视。

如此冬日，在升腾而起的记忆中，我即便远在天边，也能清楚记得父母的身影和音容笑貌。他们给予我的太多，多过我能够回报给他们的。因为现在除了思念，我再没有机会了。

“大棉袄”和“小棉袄”，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亲情紧紧联系在一起。人生里可获得的温暖渠道和方式很多，唯有来自父母的温暖是如此绵长，令人怀念。



『小棉袄』和『大棉袄』

穆紫荆（德国）

修鞋匠

雪 樱

专、一所小学，还有家幼儿园，每天放学时分，人声鼎沸，堵得水泄不通。一个初冬的午后，一位美籍外教拎着一双高筒靴子来了，他连说带比划，老先生听得云山雾罩，好在旁边的人领会了来意。老先生连连摆手，表示修不了，在场的人露出诧异的表情，“这是个单，放着钱怎么不挣呢？”人群里一阵聒噪。老先生站起来，连说带比划，脑门上渗出豆大的汗珠，“我没接触过这种材质的鞋子，怕修不好，给您搞砸了。”外教向前迈进一步，张开双臂，大声说道：“不要担心。”又说，你没问题。旁边的人跟着翻译。说罢，他上前拥抱了一下老人，表示一周后再取。此时，阳光从树梢洒下地上，风影婆娑，又寂静如鸟羽，很快被落叶寸覆盖，只留下一个浅浅的轮廓。老人的脸涨得通红，说不上是激动还是着急。

几天后，还是那个时间，外教如约而至，这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助教。接过簇新、铮亮的鞋子，老外嘴巴张得老大，又是比划，又是赞叹，可爱得像个孩子。见鞋子修补完美，针脚工整，丝毫不看出痕迹，又发现鞋子重新擦拭过，焕然一新，他对老先生竖起大拇指，不住地称赞“了不起！”接着，他起身和助教小声耳语几句，示意多付一些费用。老先生婉拒了，看到顾客满意，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从那以后，外教每天路过修鞋摊，隔着老远就和他热情地打招呼，慢慢地，日头晒得剥掉漆，一只长了包浆的木头盒子里放着胶皮、线轴、鞋跟、刀剪、胶水等工具。她一手扶着鞋跟，一手摇动转轮，几声金属响动，又几声上下响动，很快鞋子就在她手上“活”了过来，变得完美无缺。再打量她的那双手，骨节粗大，布满老茧。

那年春天，我给母亲网购了一双健步鞋，收到后母亲没舍得穿，等穿的时候意外发现脚后跟处有开裂，母亲便去找阿姨修鞋。那几天阿姨下午才出摊，

小区对面的空地，不知何时安上了健身器材，花花绿绿的，惹得孩童扎堆，大人们也赶来凑热闹。原来修鞋摊的位置又缩小了一圈，被挤在狭窄的空间里，从远处一眼望过去，我甚至捕捉不到修鞋阿姨的身影。

济南的春天，风大，七八级大风见怪不怪。修鞋阿姨躲在自制的帐篷里，只把脑袋露在外面，有活儿时人才钻出来。好几次我路过，碰见她吃饭，马扎上搁着老式长方形铝制饭盒，她手里握着馒头，就着炒的辣椒疙瘩丝，吃得心满意足。喜欢这位阿姨，就是喜欢她的安静，做活儿安静，说话声也安静，给人踏实感，把修补的鞋子交给她，就像随手扔给妈妈那样放心。她的衣着半旧，泛着岁月的年代感。一年到头戴着套袖、围裙，一看就是自己用缝纫机砸的，碎花、浅色，有些地方是几块布头摆起来的。

从我小时候记事起，阿姨就在这条街上修鞋，最初是她的父亲主修，她负责打下手。老先生个头不高，鸚鵡鼻，驼背，戴一副老花镜，断的一根眼镜腿缠着胶布。他和谁说话都和和气气，时间久了，大家都爱找他修鞋，书包、箱包、校服等拉链坏了，也习惯了找他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不修鞋，每天过来坐一会儿，冬天晒晒太阳，夏天拉家常，心里也欢喜。他做活儿慢，却极认真，飞针走线，有板有眼，搓皮粘胶，娴熟灵巧，宛如一对蝴蝶翻飞，把手上的功夫干出了大学问。街坊们都说：“凡是经过他的手修的鞋，都入了保险柜。”言外之意是说他做工讲诚信。

这条街上，有一所大学、一所职